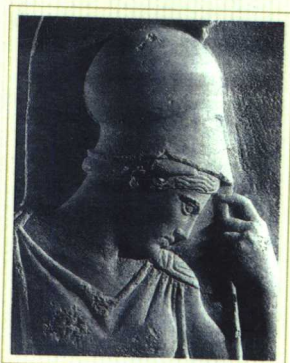


史学家

历史神话的终结者



[英] 埃里克·霍布斯鲍姆 著
马俊亚 郭英剑 译

H I S T O R I A N

上海人民出版社

史学家

历史神话的终结者



[英] 埃里克·霍布斯鲍姆 著
马俊亚 郭英剑 译

H I S T O R I A N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史学家:历史神话的终结者/(英)霍布斯鲍姆(Hobsbawm, E.)著;
马俊亚,郭英剑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书名原文:On History

ISBN 7-208-04090-7

I.史... II.①霍...②马...③郭... III.史学-研究 IV.K0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2)第010251号

特约编辑 胡小静

责任编辑 谌 嘉

封面装帧 王晓阳

史 学 家

——历史神话的终结者

[英]埃里克·霍布斯鲍姆 著

马俊亚 郭英剑 译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ewen.cc)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经销

商务印书馆 上海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11.5 插页 5 字数 296,000

2002年6月第1版 2003年3月第2次印刷

印数 4101-7200

ISBN 7-208-04090-7/K·937

定价 23.00元

中文版序

记得第一次接触英国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的著作还是 80 年代初,在美国阅读《文明主流》一书有关工业革命论著时,读到霍氏《革命的年代:1789—1848》中的一段话,他从英语词汇的变化论述英国产业革命、法国大革命的巨大社会影响。他说,现代英语词汇中频繁使用的“工业”、“工业家”、“工厂”、“中产阶级”、“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等,还有“自由”、“保守”、“激进”、“危机”、“功利主义”、“社会”、“民族”、“国家”、“民族主义”、“自由主义”等都产生于革命年代。当人们想到如果没有这些词汇现代世界将会怎么样时,就会明白发生于 1789 至 1848 年间的革命的深刻性。革命铸成了自人类创造农业与冶金术、文字、城市和国家的遥远时代以来历史上最伟大的转变。这番话角度新颖,且十分生动,又非常深刻,以后我每每在讲课中加以引用。

近年来,值得庆幸的是霍布斯鲍姆的名字已在中华学界广为流传。他的《革命的年代:1789—1848》、《资本的年代:1848—1875》、《帝国的年代:1875—1914》在中国翻译出版,还被有关部门列为我国 1999 年的热门书籍,被人评说为“虽不张扬,但‘一直不乏追随者’”。近年他的《新千年访谈录》、《民族与民族主义》又陆续被译成中文与中国读者见面。更令人敬佩的是,霍布斯鲍姆晚年还笔耕不辍,1994 年又推出新著《极端的年代》,并被译成多种文字。他自己说,“这是一部由 20 世纪的当代作者写给 20 世纪后期的当代读者阅读的著

作”。作者以其精辟洞见，深入考察了本世纪从 1914—1991 年的历史。至此他完成了他的人类 19 至 20 世纪历史“年代”的“四部曲”。1997 年，八十高龄的霍布斯鲍姆又精心编撰出版了他的论文集——《论历史》。我们十分感谢我国留美学者马俊亚及其合作者将本书译出奉献给中国的读者（书名译为《史学家——历史神话的终结者》）。

霍布斯鲍姆 1917 年生于埃及亚历山大，先后在维也纳、柏林、伦敦和剑桥求学。二次世界大战中投笔从戎，抗击法西斯；战后重返学院攻读，获博士学位；毕业后留校任教职。为英国共产党党员，与同事共创英国马克思主义学派，即新社会史学派，涉猎深广，著述甚富。

如果他的上述“时代四部曲”是典型的历史书，其他诸如《原始叛逆者》、《劳动者》、《工业与帝国》等是有关问题的学术专著，那么今天呈现给各位的《史学家——历史神话的终结者》则是一本集霍布斯鲍姆史学思想之精粹，熔其几十年历史研究之结晶的论文集，诚如他本人所说，“作为一个从事这一行当已达 50 年的人，其间理应对历史问题发表点见解，现在把这些见解汇总成这本论文集，也就不足为奇了。”据他自己所说，本集所收论文探讨了历史学对其他学科、尤其是对社会科学的价值；阐述了他对历史上诸如后现代主义与计量历史学等有争议问题的审视与评价；阐明了他独特的历史思路与有价值的历史阐述。

论文集闪烁着霍布斯鲍姆对人类历史理解的智慧之光。

人类的昨天、前天究竟是人们“心造”的梦幻般的“虚拟”幻境与神话，还是人们可以认识的、真实发生过的、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事实？这是令人困惑的难题，也是唯物史观与唯心史观长期争论的焦点之一。一度在西方流行的相对主义理论认为，客观历史事实是不存在的，我们所说的事实仅仅是作为一种按这些“事实”阐述的先验的概念，我们所研究的历史仅仅是我们思想的产物而已。否认历史可以被认识与理解曾经成为一种时尚。霍布斯鲍姆对上述看法提出了挑战：人们生活在历史之中这是无法改变的事实，也是人们无法逃

避的现实。“我们遨游在过去之中就像鱼儿遨游在水中,我们无法从中逃遁。”

他认为历史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不容否认也无法否认,历史作为一种认识的客体可以被人类认识,但认识的主体需要站在一种客观的立场上,历史学家应该剔除政治观念的影响去尊重事实,反映真实的历史,更好地解释客观真实的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解构披着历史外衣的政治和社会的神话,长期以来一直是史学家职业义务的一部分。”但历来的统治阶级以及为他们服务而制造“伪历史”的学者,往往不惜歪曲历史,甚至篡改历史制造神话,利用“坏历史”愚弄百姓毒害人民。“就像我们这个千禧年之末的世界大部分地区的局势所证明的那样,坏的历史并非无害的历史。它是危险的历史。敲在明显是无关痛痒的键盘上的那些句子,却可能是死亡的判决。”令人十分感动的是他对日本政府掩盖和篡改侵华事实专门作了深刻的揭露,他说:“上述以及其他用神话和虚构来代替历史的企图,并不仅仅是拙劣的智力笑话。毕竟他们有权决定在教科书中写进什么内容,日本当局对此了然于心,因此坚持在日本学校中使用对日本侵华战争内容进行删改的教科书。”为了某种利益篡改事实真相的历史只能是“劣质品”,是“赝品”而已。

真实的历史,即历史的真相应该是什么?对此历史学家们众说纷纭,流派林立。霍布斯鲍姆与同行莫里斯·多布、罗德尼·希尔顿、克里斯托弗·希尔和 E.P.汤普森创立了新社会史学派。他们发表著作的年代主要从 20 世纪 40 年代到 70 年代。今天,E.P.汤普森已经过世,惟霍布斯鲍姆还笔耕至今。与以前的那种只是研究日常生活、风俗民情的社会史不同,新社会史学派强调,社会史应该是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方面的“总体史”,应该采用多学科或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多视角地研究和全面分析社会各种现象。因此他们不仅能从各种新的角度全面地研究人类历史;而且具有理论色彩的深刻分析。有人曾说过:“今天的政治就是明天的历史。”因此按照这

样的观念写成的大量的历史著作,成了朝代更替、王家兴衰的大事记和帝王将相的家谱与丰碑,普通老百姓在历史上消失了,斑斓多彩的人类社会生活不见了,历史成了政治史,成了阶级斗争史,变成了食之无味、干巴巴的几句说教。霍布斯鲍姆在唯物史观的基础上,吸收诸如法国年鉴学派的先进成果,开创新社会史的研究。早在1970年他就撰写了《从社会史到社会的历史》,对此前的社会史发展作了全面的总结,对研究“社会的历史”提出了自己的独到见解。他认为在众多的定义之中,社会的历史是在一起生活的特殊群体、并按社会学标准加以定义的人的历史。它是一种各色各样社会的历史、也是(如同区别于类人猿和蚂蚁社会的)人类的历史,或者是某些类型的社会(如用“资产阶级”或“游牧”这类词汇定义的社会)及其潜在的关系的历史,或是被看作整体的人类普遍发展的历史。据此,霍氏及其学派主张“从下而上”地研究历史,也即从小人物或普通的社会现象着手研究,不是着意于精英人物,而更重视对社会下层和人民群众历史的研究。霍布斯鲍姆曾通过研究工人戴鸭舌帽、食品的标准化包装和大众化的休假等现象,对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问题作了理论分析。他们这种将史学与社会科学紧密结合的英国新社会史研究方法,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美国欧洲史学史专家乔治·伊格尔斯教授在70年代高度评价新社会史的诞生,说这“是近15到20年来历史编纂学方面最重要的发展”,对国际史学界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曾几何时,随着商品经济的蓬勃发展与基础研究的严重削弱,在一些人的眼中历史学变得毫无用处,吃不开了。霍布斯鲍姆却深刻分析和肯定了历史学的功能,在论文集中他直率地说:“你可以把这些论文看成是我对我的职业所做的宣传广告。”他认为历史学不是一种可有可无的东西,而是一种提高人类智慧的学问,它致力于一项具有内聚力的智性工程。它的功能之一就是解释人类发展的动因与探求发展规律,至今它已经在解释世界是如何发展到了今天这一点上取得了成绩,正在清除统治阶级将作为启人心扉和意识形态的历史

逐渐成为自我辩解的神话;也同时清除使用各种机械模型和装置作为解决问题方法的骗人的东西。事实表明一个不懂自己历史的国家与民族是没有前途的。

霍布斯鲍姆特别探讨了历史学的“预测”功能。他认为人类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是不可分割的“一个连续体”。三者之间有着内在的联系与因果关系。人类的“现在”总是在“过去”形成的既定条件下发展起来的;人类的“未来”也总是在人类“现在”的基地上发展起来的。因此人类过去的社会结构、它的发展进程与机制,往往可能限制与影响人类未来将发生的事件,因此研究历史往往带有对人类未来的一定的预测性。其实过去的历史学家们都自觉或不自觉地对人类的未来作出某些预测,只不过“他们的未来恰好就是现在,或与较远的过去相比,是更近一些的未来。”他认为运用史学方法的预测通常使用两种方式,并往往彼此交融:一种就是依靠对发展趋势的归纳所作的预测,或者叫模型设计;另一种是依靠对真实事件或实际结果的常规分析所作的预测。但是他特别指出,历史预测在两个方面不同于其他形式的预言。首先,历史学家们关注真实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其他事物总是千变万化、不可忽略的;其次,像理论家们一样,历史学家并不关心对预测的验证。正如奥古斯特·孔德所说:“知识不是预见,但预见是知识的一部分。”

霍布斯鲍姆在肯定历史预测性的同时,又辩证地指明了这种预测的不确定性与困难。他认为,人类的未来并不是确定无疑的,也不是完全可知的。“预测未来令人神往,也很有可能,甚至很有必要。但我并不是说未来是确定的,也不是说它是可知的”。预测的困难在客观上,它往往集中“在未来最捉摸不定的那些方面”,因此一般性的预测等同于没有预测,我们不需要气象学家告诉我们冬天后面就是春天。

针对人们对社会主义预测的种种说法,霍布斯鲍姆没有绕圈子回避敏感问题,他的直率与坦言增强了他对问题的洞察力与理论魅

力。他认为,仅仅因为我们赞成社会主义而欣然拥戴这种预测是毫无助益的。但科学社会主义并非虚无缥缈的主观臆想,而是马克思以深邃的洞察力发现的某些人类基本的发展趋势。“但我们不知道这些趋势最终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就像在过去对未来的许多方面的预测那样,当某种结果出现的时候,它很可能已无法辨认,这不是由于预测是错误的,而是由于在我们被告知我们所期盼的这位有趣的陌生人已到达时,我们依然以特定的老面孔和老装束来辨认他。”

论文集的最后一篇收录了霍布斯鲍姆在1997年为纪念《共产党宣言》发表150年而撰写的“《共产党宣言》介绍”,这也许很有象征意义。霍布斯鲍姆是马克思学派的代表人之一,他公开以马克思主义者自居,以马克思主义者为荣。长期来马克思主义在学术思想界拥护者有之,批判者有之,捍卫者有之,崇拜者有之,攻击者有之,盲从者有之。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命运遇到了更大的挑战,但是霍布斯鲍姆坚持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在历史研究中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他认为,迄今为止在历史研究中,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依然有着强大的生命力,依然是最有说服力的一种指导历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换句话说,如果不回溯至马克思,或更确切地说,如果不从他思索的起点开始,严肃的历史探讨是不可能存在的。这就意味着基本上——如盖勒所接受的——是唯物主义历史观。”他还对马克思的科学方法作了高度评价,他并不认为马克思所说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都是无法改变的真理,他主张用新的、活生生的材料来验证马克思主义的结论,“我并不是说马克思就是正确,或者说马克思的看法是很恰当的,而是说他的方法是必不可少的。”霍布斯鲍姆和他的马克思学派的同行们研究了马克思研究过的领域,也研究了马克思创始人尚未看到与接触到的新领域;在历史研究领域他们站在20世纪70年代,甚至90年代的高峰回首往事,写出人类历史的风云变化,起伏跌宕;在社会科学研究中他们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使用过的方法,也吸收了其他先进的社会学与史学理

论,特别是法国年鉴学派的成果,创造了他们自己的新思路与新方法;他们是一批在书斋中分析资料、奋笔疾书、探究真理的学者,他们也是在火热的实际斗争中贡献力量的社会活动家,因而他们的作品兼有深入的理论分析与他们直接的体验与感受的结晶;他们的作品闪烁着马克思主义原则的光芒,又有他们自己洞察社会新变化,研究层出不穷的新事物所得的真知灼见。

《史学家——历史神话的终结者》就像是一位饱经风霜的睿智老人娓娓讲述着人类历史,以及人们应该如何正确研究历史的心得洞见。悠悠古今,深入浅出;茫茫史海,翩翩泛舟;幽默机智中笑谈风云变幻、人间沧桑,喜怒哀乐跃然纸上。

余志森

2002.4.

前 言

缺乏哲学头脑的历史学家,对于自己的研究总是难以避免得出概括性的结论。即使他们有时能避免,大概也无人鼓励他们去做,因为随着一名历史学家年齿渐长,学术讲座和学术会议的邀请也纷至沓来,他就更容易流于泛泛之论而非扎实的研究。在某种程度上,当代学者的兴趣在向史学概念和史学方法偏斜。当史学家们在他们原始资料的丰富牧场上觅食、或品味各自论著中的老问题时,各种各样的理论家却都围聚到了这批宁静的学者身边。有时即使是最与世无争的人,也被迫去迎接挑战者。并非史学家们(包括笔者本人)生性温和,至少在讨论各自的论著时,他们也常常会表现得咄咄逼人。某些最激烈的学术争论就是在他们论争过的领域中展开。作为一个从事这一行当已达 50 年的人,其间理应对历史问题发表点见解,现在把这些见解汇总成这本论文集,也就不足为奇了。

本论文集中有几篇文章简短而又不太系统——这主要是由于 50 分钟讲座限制的结果——但它们仍然是解决一系列相关问题的尝试。它们在三个地方有重叠之处。首先,我既关注历史在社会和政治中的作用和弊病,也关注对世界的解释,并希望对世界加以改造。更具体地说,我探讨了历史对于其他学科、尤其是在社会科学中的价值。从这个意义上,你可以把这些论文看成是我对我的职业所做的宣传广告。其次,这些论文讨论的是长期以来在历史学家以及其他研究历史的学者们之间发生的事。它们包括对各种历史潮流和

历史时尚的审视和评价,也包括对许多有争议问题的介入,如对后现代主义和计量历史学的评价。再次,这些论文都是有关我个人的历史观的;包括了每位严肃的历史学家都必须面对的主要问题,我从事历史研究时发现的非常有价值的历史阐释;同时还有像我这样年龄、背景、信仰和经历的人研究历史的思路。读者们将会看到我的每一篇文章都会在一、两个方面与上述三点内容相关。

我对所有这些问题的看法,应该能够从正文中看出来。尽管如此,我仍然想对本书的两个主题作扼要的说明。

首先,关于“揭示历史真相”的论点。这是笔者的朋友及同事所著的一本书的书名。^①我竭力赞同历史学家所探究的是真实的这一观点。历史学家们研究的起点——尽管与他们可能终止的终点相距甚远——从根本上说,对他们来说也是关键所在,就是要区分确凿的事实与凭空虚构、区分基于证据及服从于证据的历史论述与那些空穴来风、信口开河式的历史论述。

近几十年来,尤其是在那些自认为思想激进的人中间,否认“客观现实是可以理解的”已成为时尚,因为我们所说的“事实”,仅仅是作为一种按这些“事实”阐述的先验的概念和问题的功能而存在的;我们所研究的过去仅仅是我们思想的产物。这样一种思想产物与其他不论是否有逻辑和事实依据的思想产物的效果基本相同。只要一种观念融入到一种情感上根深蒂固的信仰体系中,可以说,就没有办法从原则上断定《圣经》中的创世叙述比不上自然科学家们的研究结论;两者仅仅是有差异而已。任何对此持怀疑态度的人,都被说成是“实证主义”,除了“经验主义”一词外,几乎没有哪个术语比“实证主义”一词具有更广泛的反击效果了。

简言之,我认为如果不在“是什么”与“不是什么”之间作出判别,

① 乔伊丝·阿普阿比、林恩·亨特和玛格丽特·雅各布:《揭示历史真相》,纽约,1994年。

就不可能有历史。罗马人在布匿战争中打败并摧毁了迦太基,我们就不能说是迦太基人打败并摧毁了罗马。至于我们如何收集和解释我们筛选出的典型资料(可能既包括已发生的事实,也包括人们对这些事实的思考),则是另外一回事。

实际上,至少在判定诸如“希特勒究竟有没有进行过大屠杀”这样的问题时,没有相对主义者有足够的勇气敢于固执己见。尽管如此,相对主义者在历史研究中较之在法庭辩论上难以有更大的作为。一件谋杀案中的被控方究竟是否有罪,依赖于对旧式实证论的证据的推论——如果这些证据是可以利用的话。任何一位知道自己受到审讯的清白读者想来都知道如何进行申诉。恰恰是罪犯的律师退到了辩护的后现代防线的后面。

其次,关于与我息息相关的马克思主义。尽管并不非常精当,但我并不否认我的马克思主义标识。如果没有马克思,我就无法产生对历史任何特殊的兴趣。20世纪30年代前半期,当我在德国一所保守的高级中学读书以及在伦敦一所高级中学受教于一位可敬的自由主义教师时,历史学并不是一门启人心扉的学科。照此发展下去,我就不会成为以历史学为生的、职业的历史学家。是马克思,以及青年马克思主义激进分子活跃的领域,让我找到了研究课题,并启发了我的思路。即使我认为马克思的大部分历史学研究方法需要抛弃,我仍将向马克思怀有深深的(尽管并非没有批评的)敬意;这就是日本人所说的“前世”^{*}情结。马克思是一位智性大师,人们从他身上获益甚多,而又无法进行报答。恰巧,我(以诸位在本书中将要看到的带有某种限制条件的)相继发现马克思的“唯物主义的历史观”显然是迄今为止认识历史的最好指南,就像伟大的14世纪学者伊本·赫勒敦所说的那样,马克思所指的“历史”就是:

^{*} 意为“与生俱来的”。——译者注

人类社会或世界文明的记载；理应发生在那种社会之中的变迁的记载；……一种类型的人反对另一种类型的人的革命和造反、最终建立各种等级的王朝和国家的记载；不论是为了谋生还是为了各种技术和手艺、人类不同行为和不同职业的记载；总而言之，是社会由于自身的属性所发生变革的记载。^①

这个概念当然是像我这样研究欧洲中世纪结束以来近代资本主义的兴起和世界变革的学者们的最佳指南。

但是，一位“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与一位非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的本质区别在哪里呢？对 20 世纪大部分时期发生的、我们身临其境的世俗信仰战争中双方都有研究的思想家们，已试图在它们之间划上一条清晰的分界线，并指明各自互不相容的特征。一方面，苏联后期的当局者从未把我的著作翻译成俄文，尽管他们实际上知道笔者是一名共产党员，也是英文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编者。以他们的正统标准来衡量，我的著作并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另一方面，特别是近期，我尚未发现哪位“可敬的”法国出版商愿意翻译我的《极端的年代——短暂的 20 世纪（1914—1991）》，大概他们认为我这本书如果被译成法语，会在思想意识上对巴黎的读者，或者，很可能是对那些期望评论该书的人来说，震动太大。不过，就像我的文章试图阐明的那样，从 19 世纪末以来，至少到 20 世纪 70 年代，笼罩在历史编纂学上空的知识烟云开始消散，探究过去的历史学科已成为一门相互融合、而非相互分化的学科。法国年鉴学派与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之间并立的论点屡屡被人提及。每一派都认为，尽管另一派有着不同的知识体系，并且两派的中坚分子可能具有完全不同的政治主张，但它们却是在研究一个近似的课题。一度完全被认定是

① 转引自查理斯·伊萨维编译《阿拉伯历史哲学：突尼斯（1332—1406 年）伊本·赫勒敦序言选》，伦敦，1956 年，第 26—27 页。

马克思主义、甚至是我所说的“庸俗马克思主义”(见本书第10章)的论点已极大地渗透到了传统史学之中。我们可以说,半个世纪前,至少在英国,只有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才能用从依赖一小部分富裕显赫的贵族、到依赖更加广泛的金融供给的教会经济基础的更迭,对欧洲中世纪神学赎罪概念的变化进行最恰当的解释。然而,谁又能断定:究竟是牛津杰出的中世纪史专家里查德·萨瑟恩爵士,还是杰克·勒古——他在20世纪80年代就用这些方法来审核他的著作——应该算是马克思思想上——更何况政治上的——的追随者和同情者?

我认为,历史学科中的融合对我这些论文所阐述的一个重要论点是强有力的证据,也就是说,历史学是一项具有凝聚力的智性工程,并且已经在解释世界是如何发展到了今天这一点上有了进展。尽管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史学双方所包含的内容混杂不清、纠缠在一起,但我在此并不是说:人们无法或不应对这两者进行区分。承继了马克思传统的历史学家——并不包括所有自称具有马克思传统的人——对于澄清二者的区别作出了重大贡献。但他们并不是孤立的。他们的工作,以及任何人的工作,都不应凭他们(或其他人)赋予他们的政治标签来加以评判。

本书所收集的论文写于过去30年中不同的时期,主要是一些学术讲座、学术会议和学术报告的稿件;也有几篇是在需要歌功颂德的场合所写的书评或为某位学术同行的纪念文集所写的稿件。这些文章的读者和听众,从一般的对象(主要为高等学府的师生)到职业历史学家或经济学家等专业研究人员。尽管第十七章最早的德文本是德国《史学家会议》(*Historikertag*)年刊举办的一个讲座的稿件,由《时代》(*Die Zeit*)发表过,本书的第三、五、七、八、十七和十九章[以及第二十二章——译者]仍属首次发表。第一及第十五章最早刊于《纽约书评》(*New York Review of Books*)上;第二和第十四章刊于史学评论《过去与现在》(*Past and Present*)上;第四、十一和二十章刊于《新左派

评论》(*New Left Review*)上;第六章刊于美国艺术和科学学会的杂志《代达罗斯》(*Daedalus*)上;第十和二十一章刊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赞助的《第欧根尼》(*Diogenes*)上;第十三章刊于伯明顿纽约州立大学费尔南·布罗代尔研究中心赞助的《评论》(*Review*)上;第十八章是作为由伦敦大学出版的一本小册子发表的。为纪念文集而写的第九和第十六章的详情已在每章的开头作了说明,一般阐明了这些文集最初的发表时间和他们最初的写作场合。我对上述所有发表、收录过我文章的书刊表示感谢,同时我还必须感谢他们允许我重刊这些文章。

E.J.霍布斯鲍姆

1997 年于伦敦

目 录

中文版序	余志森
前 言	1
第一章 历史之外与历史之内	1
第二章 过去的感觉	12
第三章 历史能给当代社会什么样的启示?	28
第四章 前瞻:历史与未来	42
第五章 历史学有进步吗?	63
第六章 从社会史到社会的历史	79
第七章 历史学家与经济学家(I)	106
第八章 历史学家与经济学家(II)	123
第九章 党派偏见	141
第十章 历史学家从马克思那里学到了什么?	161
第十一章 马克思和历史学	181
第十二章 所有的民族都有历史	198
第十三章 英国史学与《年鉴》:一个说明	206
第十四章 论叙述史学的复兴	214
第十五章 森林中的后现代主义	222
第十六章 论来自下层的历史	233
第十七章 奇特的欧洲史	250